

四海一家

唐錫明譯
傑賽明·威斯特著

Jessamyn West

The Friendly Persuasion



四海一家

THE FRIENDLY PERSUASION by Jessamyn West.
© 1940, 1943, 1944, 1945 by Jessamyn West. Chinese
edition published by World Today Press, Hong Kong.

First printing

September 1975

四 海 一 家

傑賽明·威斯特著 唐錫明譯

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

香港九龍尖沙咀郵箱5217號

(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僑台字0066號)

菲中文化出版社承印

菲律賓馬尼拉信箱151號

台灣總經銷：新亞出版社有限公司

台北懷寧街82號 郵購劃撥帳戶18294號

(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第1101號)

1975年9月新一版·1975年9月第一次印刷

每冊定價：港幣四元·新台幣三十元

封面設計：蔡浩泉

譯者序

「四海一家」是本引人入勝的書。它雖是以一個教友派教徒——傑斯·柏特衛——家庭生活為中心題材，但故事並不局限於這個家庭。儘管談的多半是身邊瑣事，可是說得那麼親切，故事是那麼動人，真是令人百讀不厭。

這本書給讀者的第一個印象，多半是作者豐富的幽默感。書裏使你作會心微笑的地方很多，使你苦笑或是笑了後悔的地方也不少。星期天戈特萊牧師和傑斯的賽馬，讀了真會使你嘆喟一聲笑出聲來的。老阿爾夫早上的「親愛的摩莉」的談話，讀者彷彿也和約書亞及拉比站在窗下偷聽，我們一樣會掩着嘴偷笑，傑斯吩咐僱工伊諾克，將依莉薩所孵的鵝蛋，每隻蛋上用針戳個洞，僱工逡巡不敢接針的尷尬神情，我們嘴角也會綻開微笑來，等到留下一個鵝蛋沒戳洞，結果竟孵出了脾氣最古怪，專愛咬人小腿的山曼達，傑斯的一番心機等於白費時，我們的笑意更濃了。約書亞堅持要出去打仗，結果却在黑暗中從崖壁上跌下來，摔傷了頭，仗根本沒有打成功。特別是拉比抱着他騎

馬回家時，他看見流到胸前來的血大驚小怪，拉比却漫不在乎的說「是我的」時，讀者也會吃了一驚，隨即明白過來的笑了。八十歲時的傑斯，和十二歲的荷馬討論老鼠是否會退着身子跑一節，也是令人忍俊不禁的。

可是我們臉上的笑意還沒有完全收斂，我們心頭不知怎的會忽然感到沉重起來。我們傷感。這份傷感當然是作者傳染給我們的。原來老阿爾夫嘴裏的「親愛的摩莉」，只是他抵受不住屋子裏的寂寞，和人生的空虛，特地虛構一個人物來聊以自慰的。我們真會對剛才的微笑，心裏覺得抱歉起來，我們的笑也就變成苦笑了。小荷馬提出的問題，許多讀者會覺得「好笑」，可是到問他他都不回答時，我們便一點都不好笑了，我們反會忽忽若有所失的樣子。書裏有許多人生無常，樂少苦多的暗示，像是讀奧瑪·開揚的詩集，感傷氣味是異常濃厚的。會不會懂得幽默和喜歡幽默的人，恰巧和尋常人的想法相反，他們並不是甚麼樂天派，倒是內心非常傷感的呢？

不過等我們身不由主的微笑了，又嘆息了以後，等一切浮面的情感過去以後，我們再細味一下，這才領悟到這位女作家在書裏表達的既不在幽默，亦不在傷感，而在愛。全書從頭到尾都是瀰漫着愛，談的是愛。愛音樂、愛雀鳥、愛鵝、愛花、愛家人、愛鄰居、愛人類。「愛像火，使人溫暖。」「愛比甚麼都持久。」我們讀到傑斯終夜陪伴一個女病人，或是讀到傑斯晚年對待孤兒荷馬的心情，心頭真會平添一種溫暖感覺。就是書裏描寫的內戰，不管戰爭在本質上是多麼的殘酷無情，依然掩不住愛的偉大力量。約書亞的槍本來是瞄準了那個拿白旗的敵人的，給同伴說了一句，那個敵人年紀可以做他兄弟時，手裏的槍立刻發抖起來，殺人的念頭終於敵不住愛人的念頭。等他

在朦朧中入睡時，他又記起了那個敵人小腿上L形的，沒有受到適當治療的傷痕。那不是他的記憶力教他記起來的，那是良心教他記起來的。這都是人性的流露，愛的流露。書裏還有很多發人深思的哲學意味的地方。好處是說不盡的。

作者對景物的描寫，使讀者有置身其中的感覺，我們不單像親眼見到當時美國農村的景色，我們還聽到和嗅到了那種氣息。

不過作者更擅長的還是人物個性和心理的刻畫，這說明了作者對人有深刻的觀察。書裏沒有一個人物不是活生生的，就站在讀者的眼前，或是讀者曾在甚麼地方見過來。

「四海一家」電影放映時，曾吸引了廣大的觀眾，觀眾都得到很好的印象。這本電影是從這本書拍製的，像許多名著改編的電影，免不了有將原作優點遺漏的地方，也有電影無法表達出來的地方，那就非讀原作不可了。

目 錄

譯者序

默斯卡他德河上的音樂	一
早餐前唱喜歌	一八
踱步的鵝	三一
要像頭鵝那麼帶她	五二
芬尼灘之戰	六二
埋藏的一頁	一〇〇
各取所需	一一三
星期天的結局	一二五
對啦，我們在河上集合	一三九
教堂	一五七
花瓶	一六八
照壇	一七四
一所有護壁板屋子的圖畫	一八六
荷馬和鈴蘭	二〇一

默斯卡他德河上的音樂

在從前林木深密，至今野葡萄和野薄荷繁茂的默斯卡他德河畔附近，傑斯·柏特衛，一個愛爾蘭教友派教徒，蓋了一所有護牆板的白色房子。這兒他並不缺少甚麼。前門木釘上掛着一隻木籠子，養着一頭燕八哥，後門有所製酪場，冷冽的活水在盛着牛奶的瓦罐中間流過。前門有株西洋薔薇在歡迎來客，客廳窗台上，擺着一盆草原皇后玫瑰，兀自向客廳地毯上織着的玫瑰點頭。

傑斯有個好妻子，是個教友派牧師，出嫁前的名字是依莉薩·柯布；他又有滿屋的孩子。依莉薩是個上好的婦人，像女傳教師慣常那麼的虔誠、勤奮和美貌：是一個有定見的黑頭髮的嬌小女人。

他也有份好職業。他是費城以西擁有最好漿果和水果貨品的一個養樹園主；只要是地上長得出，或是你能想得到的，傑斯都有。

默斯卡他德河畔還有額外東西：黑鱸；容易上鈎的鯰魚。香甜好吃得像花蜜的萬壽果，有種十

月風味的柿子。

一到春天，草地和路邊會花香浮動；夏天的農場上，到處是從楓、橡那些大樹篩下陽光的斑駁光影。等秋天來了，便會有一片霧橫過玉蜀黍田，橫過紫苑棚架，送走了夏天，直到看去秋霧像是將天地黏在一起，——傑斯，站在屋後的一處小岡上，瞭望着直至河流的地方，在他準備下岡回家以前，他會完全心滿意足的擦擦眼，醒下他的鼻子。

然而，不管有了這種滿足，傑斯還是並不完全快樂，那是誰都不會一下子猜得到的。那的確不是每逢星期日早上，依莉薩要坐車到小林禮拜堂去，坐在牧師的高條檯上，在精神感動時的講道。

傑斯明白做牧師是依莉薩的天職，聽她和藹的講對人慈愛和兄弟關係的道理，他是認為光榮的。

不，教傑斯煩惱的，並不是依莉薩的傳道，也不是肉眼所能見到的甚麼物質的缺乏。那是音樂。傑斯愛音樂，他怎麼會有這種渴望，那可不容易說得出來。對教友派教徒來說，音樂是劈劈拍拍的胡鬧，一種對於官能享受的讓步，是一種等着將一個力爭上游的人絆倒的障礙欄。他們不讓音樂進入他們的教堂，也不讓它走進他們的家。哦，是的，有幾個女人擦燈罩時，會用鼻子哼幾句，有幾個男人在收玉蜀黍時，也喜歡吹下口哨，不過至於真正的音樂，唱的也好，玩的也好，傑斯聽到的機會，不見得比一頭山鼠多一些。

不過要是有機會，他總是不肯放過的。監理會教徒舉行禮拜三禮拜時，他往往設法走近監理會教堂，當熱情的監理會教徒唱出「頌主聖詩」時，他會覺得他的靈魂裏有種不完全是宗教上的崇拜。每到美國獨立紀念日，用高音將「星條旗」歌高唱入雲時，只有依莉薩的用力肘觸，才能使傑

斯回到現實來。

在傑斯旅行到費城和遇見華度·貴格萊以前，那似乎是他暫時能夠享受音樂，不致受到依莉薩和她的全體會衆在他耳邊囁咕的最好辦法了；在他預備出門時，當然沒有料到事情結果會變成如此的。

若干時日以來，傑斯便聽到有種早熟櫻桃的新種，他決心到費城去走一趟，要是確有這種果樹，他便給楓林苗圃定購幾株。說起來或許他並沒有要老遠趕到費城去的真正需要，不過一個教友派教徒，就算是只買一條手帕，也是要趕到那兒去的。依莉薩給他收拾了旅行手提包，親自趕車將他送到威爾農，再送他登上火車。

依莉薩從傑斯那兒得到的第一個信息，是他離家後兩天寄來的一封信。他在那封信裏並沒有提到華度·貴格萊，不過照依莉薩後來所發現的，事實上已經和他很親密了。信才寥寥數語：身體很好，景色宜人，除了信後又及上說，「親愛的依莉薩，多謝你在我睡衣口袋裏放的小包東西，」幾乎是這封信的全部內容了。

「小包」裏是薄荷糖，那是請華度·貴格萊吃一片薄荷糖，傑斯才和他結識的。傑斯出門總是愛交際的。他常說，太陽、月亮和星星到處都是一樣，只有人不同，如果你不喜歡結識新知，你還是留在家裏榨牛乳的好。

華度·貴格萊將薄荷糖放進嘴裏以後，他便將他的肥大身軀，移到傑斯對面的座位上來。

「嗯，先生，」他問，「你是一個印第安納州人罷？」

傑斯回答他是那一州人，那個大個兒接下去說，「你們那裏有一塊可以做總統的材料。就在你們草原上有一個精明強幹的人，一個能夠說得比一隻喇叭更響，看得比一具望遠鏡更清楚的人。他是個小巨人，只要高陞一步，他會使我們的國家自立。他才是我們所需要的人。」

傑斯嗤之以鼻。他是個激烈的共和黨員，至少像一個教友派教徒慣常那麼的激烈。「朋友，」他說，「我們需要的不是小巨人，而是個大巨人。不是一個四處挑撥，鼓動各州不和而是一個以全國人民利益爲懷的人。」

傑斯可以看出，「這個人便是史蒂芬·A·陶格拉斯」這句話，從華度·貴格萊的喉嚨，慢慢的爬到他的牙齒，不過這句話就在那兒停止了，說，「柏特衛兄弟，我的感想正是這樣，只是你說得比我更明白。」

傑斯皺起他的大鼻子。「朋友，我看出你是個和諧的人。」

「兄弟，」那個大個兒回答，「給你說到了正確的字眼了。我宣傳的是和諧，我練習的也是和諧。」

傑斯聽了這幾句話，對那個穿一身黑色衣服的大個兒再看一眼，斷定他是一個傳教士之類的人物。

「或者，」他溫和的問，「你是一位牧師罷？不過你的服裝，對一個牧師來說，或許有點兒不大正派。」

貴格萊先生清清喉嚨，將他第一片薄荷糖的殘餘咽了下去。「我不能說我會受過聖職，」他承認，「不過我的工作和他們大有關係，以致我也愛穿起樸素衣服來了。我覺得那是一件做來更合式的事情。對生意也有幫助，」他添上一句。

「生意？」傑斯問。

「柏特衛先生，是你自己說出來的。我的生意便是和諧。度——來——米。還有拉——梯——都。不要忘記法——梭兩個音。和諧。使兇猛野獸鎮定的力量，使初生嬰兒寧靜和減輕臨死的人痛苦的歌聲。一句話，音樂。」

「事實上是幾句話，」傑斯深思的說。「貴格萊兄弟，那末你是一個音樂家了？」他問。

「音樂家？是的。不過，」他坦白的說，「我多少是那種不常見的兼差，一個做音樂生意的人。或是說得更正確些，是一個做生意的音樂家。有許多人能夠記一種複式簿記賬簿，也有許多人，可是人數要少一些，能夠分辨一個裝飾音和一個滑音的不同，可是我，」他遞一張名片給傑斯，「兩樣都會。」

傑斯接了名片，高聲的讀着，「華度·貴格萊教授，沛生·克拉克公司外埠代理人。出售全世界最優良風琴。兼售散頁樂譜及歌集。」

貴格萊伸手取回了名片，在名片上寫道：「專誠拜會。」

「我從你的說話，知道你是個教友派教徒，我知道那個教派——並不是說那不是世界上最好的，」他有禮貌的說——「對音樂的態度，我不希望你以為我是設法反對你的偏見——不如說是你

的信仰。所以，」他說，將名片交回給傑斯，「我寫上了『專誠拜會，』表示我並沒有甚麼賺錢的動機；我們是男子漢對男子漢那麼說話的。涉及宗教的地方，審慎些總不會吃虧。每次都不會吃虧，」他說，向傑斯點着頭。

傑斯將沛生·克拉克公司的店名試唸了一兩遍。「沛生·克拉克公司，」他說，「那末你是出售沛生·克拉克公司風琴的了。除非我記錯了，急流溪監理會教堂也買了一架的。」

「他們當然買了，」貴格萊說。「他們當然買了。」他從裏邊一隻口袋裏，掏出一本紅色小簿子來，翻了幾頁。「是的，先生。那架風琴是我在三年前四月十九日賣給他們的。再過一個草蓐節，他們便可以付清了。」

「那末你確是出售了一件好樂器。我路過那兒常聽到那架風琴。」

「你說好？柏特衛先生，那要比好更進一步。三年前，急流溪的監理會教徒聽了我的演奏會和獨唱以後，他們對我說，『貴格萊教授，我們從沒指望在這兒地上，就會那麼清楚的聽到上帝的聲音。』」

傑斯說，「或許說得太過一點了，」不過他真的渴想多聽些有關沛生·克拉克風琴的事。

「啊，當然，」貴格萊提醒他，「你得記住他們是監理會教徒。喜歡激發宗教情緒。不過撇開監理會教徒不談，這架風琴真像道地的粘土，絕對像道地的粘土。」

「粘土，」傑斯反覆的說。

「肥沃、充分、深厚。粘土，道地的粘土。」

傑斯對風琴也知道一二，雖則不容易說出他怎麼會知道的：或許是從察麥茲的萬有百科全書讀來，或許是從參觀那架監理會風琴得到。或許兩者都不是。你對於你所愛好的東西的瞭解最容易心領神會；你不用閱讀，不用分析也不用研究。要是你充分的愛好一樣東西，關於它的知識便會滲入你的腦海，其瑣細的程度，比任何圖表所能供給你的，還要真實。傑斯對風琴的知識，可能就是這樣。

所以他問，「一架沛生·克拉克公司的風琴，有多少根簧？」

「柏特衛兄弟，一共四十八根，神奇的止簧器還不算在內。不過沛生·克拉克牌子的風琴，簧數多少並不重要——重要的是音色。那些簧要比人聲響一倍。它們有音色。」

「有多少音栓？」傑斯問。

「八個。而且是人聲音栓！一個天使的聲音。它哭泣，它嘆息，它歌唱。你在裏邊可以聽到你丟失孩子的聲音。柏特衛兄弟，你丟失過孩子沒有？」

「沒有，」傑斯簡慢的回答。

「你可以聽到你的老母親隔岸喚你的聲音。」

「媽住在澤曼坦，」傑斯說。

要是這樣的談下去，傑斯決不會買架風琴回家的；可是貴格萊兄弟的每一根神經，都能感覺到一個可能成爲主顧的人正在退縮了，於是他改變他的政策。

「沛生·克拉克牌子的風琴，有四種不同的質料，」他說。「橡木、楓木、胡桃木和桃花心」

木。買一架完全精美的豎立式風琴罷。大多數風琴只有兩個旋轉托架。這一種就有四個。兩個可以放燈，兩個放花瓶。支柱上還有一面鏡子。整架豎立式風琴，沒有一方寸的木料，沒有經過裝飾。不，先生，豎立式風琴渾身上下沒有一寸是沒光澤，沒修飾的木料。不過，柏特衛兄弟，你自己是個音樂家。你對豎立式風琴並不發生興趣。你對音調有興趣。藝術家追求的是音調。沛生·克拉克的風琴有的是音調。」

他開始悄莫聲兒的哼起來。初時聲音很低，然後高聲一點，偶然漏出幾個字來。「湯——脫——

湯——江邊——湯——脫——湯——在江湖上。」

「這個音調還過得去，」傑斯說。

「只唱歌，並不足以顯示出風琴的好處。」

可是他停止低哼，開始唱出歌詞來。他有一種很好的男中音。帶一些低半音，傑斯想，可是不壞。當他強有力的吐出一個高音時，傑斯難過地發現到他會喝過幾口酒，不過那首歌還沒有唱完，傑斯已經用食指在他座位的紅絲絨扶手上打着拍子，對於貴格萊曾經喝過酒的事實，早已渾然遺忘了。

「這首歌叫甚麼名字？」傑斯問。

「『老音樂家和他的豎琴。』那是譜了用來在風琴上演奏的。抱歉的是，你現在只能聽我清唱。」

「你有一副好嗓子，」傑斯說。

「還過得去。還過得去罷了。」

他將一隻胖胖的手，伸進他的一隻黑色的大口袋去，掏出一只皮革裹住的長頸瓶。他用上衣後擺仔細的擦了擦嘴，將瓶遞給傑斯。

「先潤一潤你的喉嚨，讓我們一起來唱一遍。」

傑斯搖搖頭。

「啊，我想你不會喝酒，不過真可惜。那可以洗乾淨你的喉嚨。擴張你的音域。使你的聲音渾厚深沉。」他自己痛飲了好一會。

「柏特衛兄弟，來和我一起試一試。」

據傑斯後來說，他一點都沒有想到在一節巴提摩爾——俄亥俄鐵路公司的特等客車裏，唱「老音樂家和他的豎琴」，或是任何其他其他的歌來丟醜的意思。不過要不理睬那個調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；他心裏在暗唱那首歌曲，腳趾在打着拍子；全身已經在唱了，這樣，張開嘴讓歌曲唱出來，似乎是件很自然的事情了，在傑斯發覺以前，他已經用他的響亮清越的歌喉唱着高音符了。他和貴格萊兄弟還沒唱完兩句獨唱部份，特等客車已有一半旅客加入了合唱。

再將我的豎琴携來，

讓我靜聽它的清音；

在我去明媚的彼岸以前，

請讓我再撥弄一次琴絃。

他們唱完以後，貴格萊兄弟又呷了一口酒。「得讓喉嚨涼快一下，」他說。「現在，柏特衛兄弟，等你到了費城，將櫻桃樹苗的事弄停當了，你到沛生·克拉克公司來潯一潯，這支歌曲原是爲風琴而譜的，就讓風琴來奏這支歌曲罷。不會要你負擔甚麼責任，替同道撫琴是一個榮譽。」

當傑斯走進沛生·克拉克公司時，他絕對沒有要買一架風琴的意思。他已得到他要找的櫻桃樹苗，已經愉快的省視過母親，當他準備動身回家時，他忽然想起他在一架沛生·克拉克牌子的風琴上，聽聽演奏「老音樂家和他的豎琴」也好。貴格萊對他是和藹可親的，讓這個人給他看看風琴能夠做些甚麼，只不過是人情上的合禮舉動。無論如何，這是他進門以前的想法。

到他走出店門時，那架風琴已是屬於他的了。他不知道他怎麼處置它才好；他不以爲依莉薩會答應將它留下；他想他多半要不知不覺的失去神恩了，可是風琴的收據已放在他的口袋裏了。他先付了一半現款，其餘用苗圃的存貨來清償。沛生·克拉克公司的一個果樹培養者。

當傑斯一聽到華度·貴格萊的手指在琴鍵上滑動，發出一種融雪後默斯卡他德河的流暢聲音時，他便知道他完了。當他發現他自己能夠彈奏「老音樂家」，當華度·貴格萊說，「從來沒有聽過有人能彈出一種更好的顫音，」當他用腳鼓風入琴，再將手指將空氣引出，響着一種像是無窮的回聲時，他開始在心裏計算他的銀行存款餘額。是非曲直他已無所介懷，他關心的只是將它買了回來，他的手可以放在風琴上，甚麼時候高興便可以甚麼時候傾聽那些愛撫的音調。

他設法在風琴送到的前幾天回家。他做的事一個字都沒向依莉薩提起。他想那是件最好慢慢的